



(蘇聯) 列奧·基阿契利著

格瓦迪·比格瓦

時代出版社



格 瓦 迪 · 比 格 瓦

蘇聯 列奧·基阿契利著

陳 大 維 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Лео Киачели

ГВАДИ БИГВА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49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部榮獲一九四一年斯大林文學獎金二等獎的長篇小說。它真實地描寫了三十年代格魯吉亞新興集體農莊的活動情形以及在集體農莊制度的日益鞏固中人們思想的改造過程。一個心靈純潔的農民格瓦迪·比格瓦，在舊社會的惡勢力影響之下，養成了遊手好閒、愛好欺詐、輕視勞動的惡習。加入集體農莊後，他還受地主餘孽的利用，逃避工作。大家對他的關懷和幫助使他心裏起了劇烈的思想鬥爭，他終於痛改前非，逐漸變成集體農莊的真正莊員。

本書作者是一位擅長描寫新舊事物衝突的傑出的格魯吉亞作家，他在這部小說中以藝術家、心理學家和現實主義者的精細技巧表現了格瓦迪·比格瓦在轉變為新生活的自覺參加者之前的不正當的兩面性生活，以輕鬆的筆調刻劃了幾個非常生動的、令人難忘的形象。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 45 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4年12月北京初版 1954年12月第1次印刷

開本: 850×1143 1/32 印張: 9

1—26,080 冊 217 千字

主要人物表

格瓦迪·比格瓦——奧爾凱蒂集體農莊莊員。

巴爾德古尼亞——格瓦迪的長子。

古圖尼亞——格瓦迪的二子。

基圖尼亞——格瓦迪的三子。

庫邱尼亞——格瓦迪的四子。

奇里米亞——格瓦迪的幼子。

瑪麗阿姆——寡婦，女突擊隊員，格瓦迪的鄰居。

查楚妮婭——瑪麗阿姆的女兒。

蓋拉·比格瓦——農莊主席。

郭查·薩蘭季亞——農莊莊員。

塔西婭——郭查的妻子。

娜伊婭（娜伊）——郭查的女兒，青年團支部書記。

薩洛密——郭查的妹妹。

阿爾齊耳·波里亞——格瓦迪的舊東家的兒子。

作者簡歷

列奧·基阿契利是列昂·米哈伊洛維奇·申蓋萊的筆名，他是蘇維埃格魯吉亞傑出的名作家之一。基阿契利於一八八四年生在密格雷利亞，十九歲進哈爾科夫大學法律系，積極參加革命運動。一九〇五年回到當時爆發農民起義的故鄉之後，基阿契利開始在社會民主黨內擔任工作；他被逮捕，判處徒刑，但是越獄逃走了。他秘密在莫斯科住了五年光景，一九一二年上日內瓦。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基阿契利和格魯吉亞其他進步作家一起，站到了工人階級和革命農民方面。

列奧·基阿契利早在革命前就開始文學活動，他是格魯吉亞古典文學優秀傳統的繼承人。民主派作家基阿契利受高爾基的影響很大。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泰利埃爾·戈盧阿，是基阿契利描寫一九〇五年密格雷利亞農民起義的第一部現實主義長篇小說，是他這次事變的參加者，根據自己的印象寫就的。這部小說在格魯吉亞文學中具有重大意義。蘇維埃格魯吉亞成立後，列奧·基阿契利寫了許多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闡明了許多歷史事件和當代事件，尤其闡明了革命後的新舊事物的衝突。毫無疑問，列奧·基阿契利的最佳作品，是他的榮譽斯大林獎金的長篇小說格瓦迪·比格瓦，他在這部小說上化費了許多時間和堅毅的勞力，貢獻出了自己的極豐富的生活經驗和高度的寫作技巧。這是一部描寫三十年代蘇維埃格魯吉亞農村的長篇小說，當時的蘇維埃格魯吉亞農村像全國一樣，集體農莊建設在順利開展，新舊事物

在進行頑強鬥爭，年輕社會主義的生活原則不斷取得勝利。社會主義教育、改造人們過去多年來的奴役和生活經驗中所養成的心理這兩個主題，是這部長篇小說始終一貫的內在主題。這部小說的中心人物是一個名叫格瓦迪·比格瓦的五十歲的集體農莊莊員。但是起初，他還不是一個配稱為真正莊員、我們這時代真正英雄的人物。

格瓦迪·比格瓦的形象極像格魯吉亞民間童話中一個從不灰心的主人翁納查爾凱基亞。後者終日遊手好閒，笑笑鬧鬧，懶惰狡猾，不怕任何生活困難，經常狡猾機靈地排除一切障礙。格瓦迪·比格瓦也是這樣一個愛說笑話、鬼計多端、慣於欺詐的二流子，他不願意參加集體農莊勞動而想過舒服日子。爲了謹防萬一起見，他還跟一個壞蛋——自己舊東家的兒子——勾勾搭搭，但是他同時又具有純潔高尚的心靈，幻想不經過鬥爭就過幸福日子，熱愛生活和人們，並且對自己的弱點感到慚愧。基阿契利以藝術家、心理學家和現實主義者的真誠的熱愛和細膩的技巧指出，格瓦迪·比格瓦從「納查爾凱基亞」轉變爲新生活的自覺參加者之前怎樣過着不正常的兩面性生活。

鼓勵他得以新生的，首先是集體農莊全體莊員對他的關懷和信任，他們在兩個集體農莊的聯席大會上把他，格瓦迪·比格瓦，選爲社會主義競賽檢查委員會的委員。（「這就是說也把我當作人了。我這人分文不值，可是人家仍舊抬舉了我，啊？這種光榮是憑什麼呢？」）格瓦迪感覺到自己跟人民，跟沒有自私自利打算的集體在一起之後，就竭力自重，拿出勇氣和力量來肅清自己的許多奴隸成性的遺毒，後來，他又在單獨格鬥中殺死了鋸木廠舊廠主阿爾齊耳·波里亞，因此使集體農莊這個工廠沒有被縱火焚毀。

這個成功的、令人難忘的格瓦迪·比格瓦的形象，不是沒有某些缺點的。我們本來想格瓦迪·比格瓦的改造以及他後來的成長會和他參加集體農莊勞動聯在一起的，可是這點小說裏沒有講到。不過，我們相信作者的話，格瓦迪·比格瓦一定會成爲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者的。

和格瓦迪·比格瓦一樣，過去的中農郭查·薩蘭季亞也親身體驗到集體的力量和新生活的良好作用。他是一個有本領的當家人，由於長期地受了別人的影響，寧願脫離集體，謀取自己個人的幸福。莊員奧尼塞巧妙地使他感到集體農莊比單幹強。

「你這個莊稼人想跟誰比賽呀？我問你跟誰呀？把眼睛擦擦亮，好好瞧瞧吧……。黃牛是絕對拼不過水牛的，角會觸斷的。聽見了嗎？我們究竟是集體呀！要明白，是集體呀！」作者深刻而又令人信服地暴露了郭查的形象。

這部長篇小說生動地刻劃了集體農莊裏用自己的集體勞動創造着新生活的一些人：集體農莊主席——聰明的布爾什維克蓋拉、黨小組長喬爾吉、生動活潑的優秀的女莊員瑪麗阿姆、女青年團員娜伊姬以及其他等人。格瓦迪·比格瓦這部書就它的性質來說是一部肯定生活的長篇小說，它對社會主義生活充滿愉快和信心，因為社會主義生活在給它的主人公開闡着寬廣的、日新月異的遠景。

基阿契利是一個優秀的兒童讀物作家，他爲兒童寫了許多童話和短篇小說。他在這部小說中也創造了蘇維埃兒童——格瓦迪的五個兒子：基圖尼亞、奇里米亞、庫邱尼亞、古圖尼亞和巴爾德古尼亞——的精彩形象。

孩子之間的相互關係，父親和幾個兒子，特別是和大兒子少先隊員巴爾德古尼亞的相互關係（巴爾

德古尼亞時常對爸爸的舉動感到不滿，因而感到痛苦，常常用責備的眼光望着他，這些富有表情的場面，是本書最精彩的部分。風景、日常生活和個別細節，是和這部小說的幾位主人公的行動和生活分不開的。俄譯本很好地傳達了原作的純樸而非常生動的語言，傳達了充滿着動人的、幽默的、簡要流暢而又機智的對白。列奧·基阿契利的這部榮獲斯大林獎金的長篇小說格瓦廸·比格瓦，受到了廣泛的歡迎。它的俄文本出了好幾版，並譯成了蘇聯各民族的語言。

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子在擠一隻母山羊的奶。它被拴在沒有煙囪的板房前面的木柱上。這個男孩子蹲在母山羊的叉開的腳邊，兩隻光膝蓋夾住奶桶，猛烈地壓擠着本來就已經擠癟了的奶子。

「別頑固啦，傑卡！來吧，我說，來吧，要不然，就得挨揍啦！」男孩子冒火了。

母山羊拱起脊背，把腹部向上一縮，若無其事地舐着一隻緊挨在它身旁的小山羊。

東方發白了——這是一個只有黑海沿岸才有的、秋天的早晨。黎明前的霧氣籠罩住了板房。空氣中仍還充滿着夜間的潮濕氣味。潮氣下降到地上，流成了一片滑溜溜的泥漿。

兩隻腳滑溜着，男孩子的努力落了空，這也同樣使他冒火。

嘎吱嘎吱響的房門給打開了，板房的門口出現了一個頭髮亂蓬蓬的、肩膀上披着毡斗篷的、大肚皮的人。他小心翼翼地跨過高高的門坎，他那裹着破布的路上用小帶子繫住了一雙破的、由整張牛皮製成的、農民穿的平底鞋。迅速地關上背後的門之後，他賊頭賊腦地向四面張望了一下，磕磕絆絆地向院子裏急忙走去。

他簡直沒有對擠羊奶的男孩子看一眼，不過順便對他愛撫地和鼓勵地說：

「那麼着，巴爾德古尼亞，就得那麼着對付它這個女強盜：叫它把所有的一點一滴都拿出來。真是

個小偷呀！這樣的在我們整個奧爾凱蒂也找不出來。」

走開幾步就停了下來，他彷彿自言自語似的，不過說得使男孩子能聽到他的話：

「要知道把你媽送進墳墓的也就是它……」

他站在院子中央，觀察着黎明前的朦朧景象：今天的天氣會是怎樣的呢？

他不信任眼睛，像一隻獵狗似的抬起鼻子，翕動鼻孔，咂咂嘴，慢吞吞地吸着空氣，——似乎想一下子用又嘗味道又聞氣味的辦法來試驗天氣。

「啊！看來，今天天氣會很好吧？一定會這樣的！」他悄悄地問，可是自己回答了自己，並且不知爲了什麼事顯然很高興。

他瞧了瞧仍還在拚命跟母山羊角鬥的男孩子，把自己的愉快心情告訴他：

「告訴我，奇里密，你聽說過晨霧就是毡斗篷嗎？太陽一累就披上毡斗篷……可是後來把它一脫掉，就開始在大地上鋪展金黃色的錦緞了……關於這件事，你們的書裏是怎樣寫的？」

巴爾德古尼亞埋頭幹自己的事情，一點也沒有注意到他的話。於是這個頭髮亂蓬蓬的人不知怎的奇怪地眯縫起眼睛，小步疾行地走到他的跟前，然而由於令人不解的理由，他站住時，不給男孩子看見他的那個在斗篷下面像駝峯般鼓起的肋部。

「爸爸說的是實話，你要相信呀，奇里密，」他對男孩子說，並拍了拍他的肩膀。我所有的孩子裏

● 奇里密 (чирме) 是一種對人表示親熱的稱呼，它是舍尼——奇里密 (шин-чирме) 的縮寫，直譯的意義是：「你的災難都歸我吧。」

面，只你一個人有出息……其餘的都是些騙子，光知道張嘴——塞呀，塞呀。瞧，是這樣……」

他張開了大嘴，把拳頭塞進自己的嘴裏去了幾次，好像塞什麼東西似的。

「四張嘴！四張這樣的嘴……你，巴爾德古尼亞，沒算在內……我也沒算在內……要不然就……」

最後幾句話，他幾乎是喊叫出來的，顯然他特別重視這些話。好像，這是從他心靈深處喊出來的——在這個喊聲裏響徹着又是明顯的恐怖，又是嘲笑，又是疑慮。

「要不然，就不是四張嘴，而是六張嘴了。」他減低了聲調，沉思地接下去說：「六張嘴呀……無論怎樣，每張嘴終得用什麼東西來塞滿它，餵飽它。就是這樣，小伙子……」

他的腦袋給爛羊齒草顏色的、活像鳥窠似的一頂毡帽遮蓋住了。披在肩膀上的毡斗篷也是同樣的顏色，完全不合乎主人的個子；毡斗篷的下擺一束一束地垂掛着。帽子大概是他用這件毡斗篷的剩料自己做的，馬馬虎虎粗粗地縫了一縫。

黃得跟雛菊顏色一樣的臉上長着亂蓬蓬的鬚髮：褪了色的鬍子一束一束地豎起着。下垂的濃眉毛底下的一對灰色小眼睛可疑而又狡猾地望着。

「可是如果我跟你巴爾德古尼亞也張開嘴，那怕張得再也不能大，誰也不會來塞滿它們的。不就是這樣嗎？奇里密，你自己看到有多少人在計算工作日嗎？多一點你都拿不到！」

他看來是不無用意地跟男孩子這樣親密地談話，顯然竭力在向他討好；可是男孩子却一點沒有受到感動，把他的話當作了耳邊風。

這時，頭髮亂蓬蓬的人由於苦惱和愁悶走到一邊去，站在支撐着棚子的第二根木柱旁邊。他愁眉不

展地又對巴爾德古尼亞看了一眼；確信後者仍還在跟母山羊鬧麻煩之後，就偷偷地從毡斗篷底下抽出一個容量很大的鞍囊，把它放在地上。鞍囊的半邊塞滿了東西，用一根皮帶緊緊繫着。他脫了毡斗篷，把它弄成直立，弄成這樣，使它遮住了鞍囊。

現在他穿着一件舊得已經失去一切外貌的、像路上塵土一樣灰色的、寬袖子的上衣。在通常由胸前的假子彈袋來裝飾上衣的那個地方，用黑布縫上了幾個口袋。向前突出的肚子不知爲什麼左邊鼓得特別高，使得本來已經醜陋的體態更加難看了。一根前面打成結子的白皮帶束緊着腰。在左肋部的皮帶上掛着一把相當長的、插在刀鞘子裏的刀，右肋上掛着煙袋，煙斗露在外面。

脫掉毡斗篷之後，他伸了伸手，幹練地把袖子捲到臂肘以上，振起精神，彷彿準備向敵人撲去；蹣起脚尖，縮着肚子，全身向前移動，眼睛盯着親熱地緊挨着母親脖子的小山羊。

他偷偷地從母山羊旁邊走過，——樣子裝着好像他打算作遠途旅行，根本沒有理由會在附近什麼地方停下來似的。

他突然出其不意地用敏捷手段向小山羊撲去，抓住了它的兩隻耳朵。小山羊訴苦似地咩咩叫着，拼命掙扎，可是大肚子的人一把就把它抱了起來。

「嘿，你這個窮兇極惡的食客呀。够了，別再搶我的幾個孩子的奶吃啦！居然也算是個一同吃奶的弟兄哩，」他說着話，連牙齒也磨得軋軋響。

把小山羊放進鞍囊並用皮帶繫緊，只化了一分鐘的時間。

哪知男孩子霍地挺直身子，疑慮地盯着父親。

「你幹什麼呀，爸爸？」他胆怯地問。

一聽到這個問題，父親跳了起來，向着男孩子轉過身去。他全身不知怎的驚覺起來——彷彿一個當場被捕的小偷企圖吓唬一個當場捕獲他的人似的。他沒有改變姿勢，怒氣沖沖地眨着眼，站了一會兒，可是後來他的臉部表情忽然變得溫和，他親熱地微笑了一下。

「輕聲些，孩子！」他用手巴掌捂住嘴說，斜瞥了板房的門一眼。「輕些！千萬可別叫那些……騙子聽見……」

他靠近了男孩子，討好地對着他彎下身子，從上衣的口袋裏拿出了四根長短不同的小木棒。把這些小木棒分放在手巴掌上，給巴爾德古尼亞看。

「瞧，奇里密……好好地聽我說吧，」他開口說，神秘地壓低了聲調。「你看見這根小木棒嗎？」他拿了一根稍微長些的小木棒，在男孩子的面前搖晃了一下。

「這是從古圖尼亞的腳上量下來的尺碼。」他又對男孩子正面看了一眼，心想：「怎麼，我使你驚奇嗎？……」他指着一根稍微短些的小木棒說：「瞧，這是基圖尼亞的尺碼。這是庫邱尼亞的……而這個，你看見嗎，是最小的，是奇里米亞的。……算了吧，讓我替你也來量一量尺碼吧。其實我把這個鬼兒子帶到市集去並不是爲了自己。我想：給孩子們買幾雙鞋子可不壞；冬天會用得着。要知道今天是星期五，天氣又合適。每逢星期五趕大市集。說不定，僥倖的話，還會在路上弄到些什麼東西。瞧，有什麼辦法：如果這是隻母山羊，可以把它留下來繁殖，可是我們要公山羊幹什麼呢？我們的板房裏本來就已經養着五隻沒有割去睪丸的山羊，——够我受啦，奇里密……」

他過分大聲吃吃地笑起來，親熱地用手指戳了戳摸不清頭腦的男孩子的肚子，賂肢了一下。巴爾德古尼亞感到窘悵，跳開到一邊去。

「別把奶桶掉啦，」父親突然好意地說，抓住兒子的一隻衣袖，把他拉到自己身邊。

「坐在這兒的台階上吧，我來量一量尺碼……」

巴爾德古尼亞不肯地搖搖頭。

「我不願意……這裏也會發給我的，」他有條理地反對。

男孩子的眼裏反映出一種明顯的責備。他覺得父親的行爲可疑，說的話也不能使人相信。但是他沒敢把自己的感情說出口來。

男孩子的警覺的、充滿驚慌的目光落在鞍囊上，他特別注意的是緊緊地繫住的半邊，而不是從裏邊伸出小山羊腦袋的那半邊。

由於巴爾德古尼亞的行爲而感到不安的父親，向着木柱邁了一大步。他把毡斗篷披在肩膀上，擋住了兒子的好探究的視線，不叫他看到鞍囊。

「還有，我想，爲什麼不順便帶幾捆煙葉去呢？一分錢一分錢加起來就可以積少成多……要買四雙鞋子，你這個好人呀，不是鬧着玩的。」他用一種普通人的口吻向男孩子解釋，希望消除他的疑團。但是當他向鞍囊彎下身去，想把它插在肩膀上去的時候，巴爾德古尼亞再次打破了沉默：

「可是幹活怎麼辦呢，爸？你大概忘了：今天你得去上工呀。連蓋拉昨天也爲這件事跑了來。他說：一定要他到森林裏來砍樹，別叫他躲開，他常常這樣。……他又說：要不然，我們就把他從建築工人名單中勾掉。他就這樣吩咐我轉達。他說：我們這兒跟薩納里人競賽，全村的人都得加把勁……」

父親伸直身子，放下了鞍囊，兩隻眼睛怒冲冲地閃爍着。

想發脾氣。完全準備好了，擺起了架子，跟着就要大叫起來。……那知他同樣迅速地改變了主意，認定：好好地跟兒子講妥要比較合理些。

「連你，奇里密，也爲了這座房子來麻煩我嗎？別人說謊話，你也相信。你還小哪，巴爾德古尼亞，沒有經驗，你怎麼會知道呢。……眼力還不够，腦筋也不够，——還沒有長大。你說，房子……我的爺爺沒有蓋過，父親也沒有蓋過。我也明擺着不配。『鶴鶉是飛不上樹去的』，聽說過嗎？神話，奇里密，這件關於房子的全部事情是神話。……老天爺能保住我們祖上的家屋，就該謝天謝地啦！」他突然截斷了自己的話。

彷彿他這樣做是很自然的。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接下去就實事求是地說：

「你說，跟薩納里人競賽……這件事對我有什麼關係？可是既然那個傢伙來過，那末就得這樣辦，巴爾德古尼亞，你上學校去的時候，——不過你先把羊奶煮開，你們可以喝掉一半，另一半放着做酸羊奶，注意，別忘啦，——就這樣辦：你上學校去的時候，順便到森林裏的那個地區去彎一下，把蓋拉找到，告訴他，就說：爸爸上醫生那兒去，就是上你帶他去過的那位醫生那兒去了。……說：他要稍微就

誤些時候，但是他一定會來的。我忘了告訴你，孩子，昨天晚上我幾乎送掉了命。……你睡得很甜，可是我却哼哼着，哼得那樣厲害，我的哼叫聲傳到了天上。……」

他撩起毡斗篷的前襟，小心地用手巴掌在特別鼓起的左邊肚子上按了一下，吃吃地笑起來：

「瞧，巴爾德古尼亞，這裏就是我的致命傷。脾臟，他媽的，那邊還有一種說法，把它叫做什麼啦？它就在這個板房裏殺死了你的爺爺。你媽好像脾臟也有毛病。它也會把我害死，還是在這個板房裏把我害死——那就完蛋啦。……那時候才真正把我勾掉，不單是從建築工人名單中勾掉……」

一副愁眉苦臉的可憐相扭歪了他的臉，他哼哼着，困難地喘着氣，又開口說：

「還有一件事，別忘了，孩子：散學以後，一定要到種茶場去露露面……爲的是叫他們給你寫上一個採茶的工作日。把古圖尼亞也帶去，儘管他渾蛋，那怕採一小筐子也好……就這樣吧……我只想擺脫脾臟病，一下子我們就會輕鬆啦。」

他的眼睛裏燃起一片詭詐的小火光。他皺起眉頭，臉上浮現着佯笑。他趕緊背過臉去，避開巴爾德古尼亞的視線，以便把詭詐的小火光和佯笑隱藏起來。他雙手舉起鞍囊，把它揹在披着毡斗篷的肩膀上。同時哼了幾聲：「喔唷！」並且用一隻手抓住腰部，爲了要使人明白，這件貨物是多麼沉重。他又對巴爾德古尼亞望了一下——他的眼睛央求着憐憫和同情，接着就順着院子走去。

鞍囊裏的小山羊咩咩地叫起來。母山羊立刻響應了它的呼聲。

在這一剎那間，板房的門給打開了，四個半裸體的小孩子——一個比一個小些，正好像父親給兒子看過的四根小木棒一模一樣，一面揉着眼，一面你推我擠地朝着門坎奔來。這羣孩子由於一隻小狗而顯

得特別富於畫趣，小狗把前掌和臉放在門坎上，急不可耐地尖叫着，——孩子們究竟什麼時候擠到院子裏來，以便跟在他們身後奔跑一番。

兩個年紀大些的孩子一下子就跳過了門坎，沒有碰着小狗。年紀小些的兩個孩子貼着胸部撲倒在它的身上，爬着克服了障礙。接着，這四個孩子都在棚子下面站住，望着離去的父親的背影。看來，小狗比年長的和年幼的都要靈活些——它狂吠着在院子裏跑起來。孩子們一聽見小山羊的悲慘的呻吟聲，大家齊聲地嚷叫起來。

「哎喲，哎喲！我的小山羊在哪兒呢？」其中一個喊叫道。

「是我的小山羊！」第二個和第三個嚷起來了。

「是我的，爸爸，是我的小山羊！」年紀最小的奇里米亞提出抗議，把幾個哥哥的聲音都給壓了下去。熱淚像下雨般地打他的眼眶裏流出來了。

哭泣使孩子們的被破襯衫勉強遮住的肚子起伏着，日晒風吹的腳在地上踩着。

還在院子裏走着的父親突然轉過身來，彎下腰去用一隻手在地上摸索。似乎，他在找石頭，打算擊退一羣糾纏不休的狗。他挺直身子，一隻手臂好像扔石子似的揮動了一下，口角唾沫飛濺地尖叫道：

「好，等着吧，你們的末日到啦！……」

小狗第一個認為退却是上策，但同時却又尖叫得彷彿真的有人打破了它的腦袋。

巴爾德古尼亞把小狗叫來說：

「上這兒來，布特基亞，我揍死你！」